宋元學案

范許諸儒學案表

范浚（默成講友）— 從子端臣 — 范處義

虞唐佐

柴詰

陳九言

邵恂

高栴（父康）

張龜年

許翰（梁溪講友）

高元之

崧老續傳

許忻 ——— 陸九齡 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紫微講友
並程學同調

蕭楚 ——— 胡銓 別見武夷學案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 馮澥 父山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范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狷者耶述范許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多別爲一家者謝山特立學案以類敘之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也世家膴仕先生獨不近榮利篤志聖賢之學以治心養氣爲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氏當國不起婺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道危坐一室塵几敗帷處之泰然學者稱爲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誦習者朱子所取心箴而已（要錄案香溪集有元吳師道跋稱朱子取其心箴並孟子）他罕有知者元之胡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朱子謂先生不知從誰學案先生答潘默成書云府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何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孑孑爲世俗趨嚮耳然則先生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也顧當南北宋之交關洛之書盛行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爲楊尹之徒

先生所爲文集者未嘗見關洛諸公書者故絶口不及也而其言則多與之合先生又及與默成交此事之不可解者要之是時學者如閩之支離先生陸亦顏屏山先生劉彥沖以及先生皆承伊洛之風而出者雖不在見知聞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三十二卷（雲濠案香溪集二十二卷爲其門人高栴所編其姪端臣刊之收入四庫集部）抑予讀先生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則甚有志于用世特以其時之不可而自晦耳固非石隱者流也

香溪文集

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

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心箴

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

進學齋銘

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顚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于危微之際得之

舜跖圖說

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見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恥之爲義不大哉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所恥也而所以恥

穿窬之心則不能充故于穿窬則恥于穿窬之類則不恥孔子曰色厲而内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孟子亦云以言餂以不言餂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于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恥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悔故曰我過矣然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于心則卽悔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 悔說

高帝誅項籍圍魯魯諸儒尚講習絃歌不絕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死且不奪更何物足以移之逮魯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魯人于是多歆慕之去文學而趨利至使世謂魯人好利甚于周人利之能敗人也如此題貨殖傳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也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論

祖望謹案此于意之義未融然亦自有見

守約是儉德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凡儉皆可以悠久而無窮太甲三篇論

人誰不欲使人謂正人君子而卒不免爲常人至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于自欺夫人之自欺非一知善之可好

而勿爲是自欺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目殆未可殫言而悉數也彼欲以欺人而不知一日之間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不能十一且未能欺人而先自欺幾何不陷于大惡邪夫人有殺心輒形于聲有欲炙心輒形于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甚微而形于外者已不可掩如此乃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孰甚焉是以古之學者必慎獨不覩不聞所謂獨也慎獨齋記

今人平旦出門羣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

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怱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旣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生者殆有甚于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夫人受命于天正性本具君子係之彝而後已由是則可以無媿于天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后可蔽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不可奪其赤霜雪大摯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雞鳴自如物且不移人其可失正乎易于蒙曰養正于頤亦曰養正頤養也而蒙爲物稺欲得其養又其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故異卦而同辭古之人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蓆不食行容必直

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先正其心是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于海言水者必期于海學未必遽至于聖言學者必本于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勉之哉 養正齋記

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譬猶揭流涉波溯沿上下不出于斷潢絕港以爲舉天下之觀水者皆莫吾若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汗漫不見邊際彼將悵悔自失自比于蹄涔杯坳之不暇然則世之果自標異者庸非不學者之過也哉 拙嬾軒記

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眦而後胥徒靚一克念如諧羣言患一失念如耳道謅不欺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

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或我欺乎　永嘉縣不欺堂記

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渾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以禮制之懼其放也誠物之感懼其誘也措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慾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歧勉之愼之曰自牧之　自牧齋記

凡益之道非能鑿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于自知故友直不足于信故友諒未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皆在我不在彼也　三益齋記

學者覺也覺由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淡蘇耽嗜厭惡愉嫉得喪欣戚歆羨很忿怵迫憂懼凡私

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于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見亦且顛冥迷憒悠揚流逝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不亦難乎然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故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使不誘于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于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能于勿忘勿助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奥也凡學始于存心中于盡心終于盡性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未能盡心安能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 存心齋記

古之學者用心于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何暇事無益之言哉

訓齋記

韓退之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于山樂其高于水取其有本于易之象詩之比與凡物理之見于經者畢取之上而師古聖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于老彭下而于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喬梓父子之師也常棣兄弟之師也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有是物必有是理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

後于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退之于是乎失言 答胡英彥書

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宏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以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明此雖臨死生如坦途況外物乎 答羅發夫書

梁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進士第宜和中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請罷雲中之師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舍人孫傅

論高麗子國無功不宜與大役傳坐罷先生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上疏陳決勝之策种師道罷先生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先生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高宗即位以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宗忠簡澤論車駕不宜南幸且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忠簡先生極論以為不可李忠定綱罷先生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

綱臣忠無益力求去時潛善奏誅陳東先生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卒贈光祿大夫先生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忠忱發臆不脫儒者本色顧以黨禍異味斥逐而死君子惜之

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參史傳

梓材謹案樓攻媿誌高端叔墓云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遊故大達于春秋是先生爲吾鄉高氏春秋學之所從出也又案吏部員外郎忻乃其弟嘗撰右丞行狀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案微講友

吏部許子禮先生忻

許忻字子禮梓材案宋史本傳未稱其字此據朱子文集補之襄邑人宣和三年進士

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極論和議不便請正王倫賣國之罪以圖興復疏入不省後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同上

雲濠謹案復齋學案本傳云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見復齋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執事皆亹亹言之可以見所得中原文獻之傳矣

伊川門人 胡周再傳

淸節蕭三顧先生楚

蕭楚字子荊廬陵人紹聖中遊太學貢禮部不第于時蔡京方專國先生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晉明春秋之學建炎四年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辯行于世 雲濠案經義考據錄胡澹庵序嘗作春秋辯疑 大旨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

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其門人胡
滄庵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先生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
身可殺學不可辱毋𪟝我春秋乃佳後滄庵以孤忠讜論震耀
千秋則其師弟之于春秋非徒口講耳受者矣參四庫書目提要

香溪家學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香溪先生從子也范氏子弟多從學于香溪者
而先生最有名于時成紹興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酷嗜學雖
入官不少怠書法歷㵱篆隸以來諸體無弗工學者稱爲蒙齋
先生所著有蒙齋集

香溪門人

虞先生唐佐

虞唐佐字堯卿盈川人也從學于香溪者十年中淳而外謹刻意學問善領畧香溪稱其十年不異一日也

柴先生喆

柴喆字吉卿汞豐人也束書從學于香溪得聞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于治心養氣蓋惓惓也

陳先生九言

陳九言字汞叔義烏人也香溪之兄孫壻因從之學養親讀書香溪稱其有志而能勉于行亦自修之士也

邵先生恂

邵恂字子信壽昌人也香溪稱其趨向甚端植志甚篤用力于

存心之學

高先生梅父康

高梅蘭溪人也其父康嘗訓子嘗謂香溪曰兒材下所望先生教以行己之一二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也香溪稱其知本而先生持身謹愼卒爲范門高弟

張先生龜年

張龜年諸曁人也香溪稱其胸中易直無歧徑服習不懈爲同舍生所推重

子禮門人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三顧門人胡周三傳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別見武夷學案

樞密馮先生澥父山

馮澥字長源安岳人爲清節先生高弟嘗請列春秋于學宮似不負師門之託顧其後位至執政無可稱者惟張才叔死某州獨爲䘏其家稍可稱云鴻顧先生馮山精于春秋其父也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馮鴻顧先生春秋通解文定取之梓材謹案陳直齋云蔡京用事蕭子荊與其徒馮澥嘗言蔡精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是澥爲三顧高弟故與言肺腑如是惜其不副所重也

象齋門人香溪再傳

侍御范逸齋先生處義

范處義字逸齋香溪先生之族也以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精

于經學所著有詩補傳解頤新語等書雲濠案詩補傳三十卷新語佚私淑于

蒙齋之門者也

崧老續傳

高萬竹先生元之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終

玉山學案表

汪應辰 武夷紫微橫浦湍石門人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震澤再傳安定泰山焦氏荊公涑水百源二程橫渠清敏三傳高平廬陵濂溪鄞江西湖四傳

- 子伯時
- 子逵
- 尤袤 別見龜山學案
-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 章穎
- 張杰
- 趙焯
- 鄭僑
  - 子寅
  - 王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附從父厚 樵
- 呂大同 別見紫微學案

趙汝愚 — 子崇憲 — 孫必愿 — 曾孫良淳 別見雙峯學案

父善應

子崇度

子崇模

子崇實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陸九齡 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並玉山學侶

陳峴 — 子昉 — 孫均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忠定同調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玉山學案

祖望謹案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端后其本師爲橫浦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梓材案玉山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其槀尙存

呂張門人劉楊再傳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也本農家子喻湍石爲玉山尉一見奇之許以女以書充匧遂聞伊洛之學已而趙豐公鼎帥江西辟喻爲僚先生從之豐公亦奇焉置之館塾先生由湍石以從諸前輩湖南則胡文定公浙東則呂舍人居仁皆奇之勉以正學年十八成進士高宗覽其對以爲陛下勵精圖治求復父兄之仇亦歷年而駐蹕無一定之地戰守無一定之策進退無一定之人所施行事無一定之規畫何以奏功是在陛下反求諸己而决定之高宗意以爲老儒擢置第一及唱名則少年大喜特書中庸以賜豐公出班謝先生本名洋至是改賜名將卽除館職豐公請且歷外任以老其才乃授鎮東簽判待闕狀元故事無待闕者而先生省試亦居前列合以陞甲轉官豐公又

令姑已之先生感豐公意厚閣張橫浦講學又往從之橫浦故與湍石善見先生來喜曰少年登上第乃急忙來就學耶豐公出帥紹興先生始之任幕府事皆諮焉方旱令先生禱之而即應越人歌之曰此相公雨豐公笑曰此狀元雨也召爲祕書省正字時金人方歸河南地先生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而上下相蒙之可患今雖通好罷塲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乃方且肆赦覆籠以爲遂休兵息民矣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日意外之患乎此所謂因循無備者也力排羣議大則竄逐小則罷黜于是輕躁者阿諛以取寵畏愞者循默以固位忠臣正士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此所謂上下相蒙者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

無敵國外患此其時矣秦檜大怒出爲建州判遂請祠寓居常山之蕭寺饘粥不給處之裕如益以講學爲事已改判袁州以趙豐公喪經其郡遣兵三十人護行祭文有忌諱爲備守章傑所發被訊祭文已火胡致堂爲言之檜得不竟及爲廣州判檜將與大獄以誣張魏公連逮者數十家先生與焉獄甫具檜死先生幸免明年召爲尙書吏部郎遷右司先生流落嶺嶠十有七年至是賜環方向用願以親老乞外知婺州丁艱服除以祕書少監權吏部侍郎尋權吏部尙書奏駁李顯忠冒賞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力裁冗費時方內禪一時大典禮多出先生先生故與張魏公相知及魏公三出師先生卻以爲未可謂魏公日相公不如且爲上正心誠意以固其本然後議邊事魏公不

能用會議上皇尊號先生謂元豐所罷不當復舉又謂光堯二
字之非堯豈可光上皇聞之不喜先生乞外知福州未幾召爲
敷文閣待制請以朱子自代二年以敷文閣直學士充四川制
置使知成都府時蜀困于徵求民力且竭先生撫循甚至召除
百方詳見樓宣獻公所作行實文繁不載（雲濠案宣獻攻媿集無文定行實）同
知樞密院事劉珙進言應辰與陳良翰張栻臣所不及有旨召
還道中再乞祠不許入對以畏天愛民爲言幷爲上言蜀弊政
之未盡去者請幷除之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幷侍讀數陳
六事廟堂議者多不合皆忌之而先生嘗爲上言陳良祐在蜀
多誕良祐聞而譖之良祐故亦負時名至是以私憾進閒言上
遂疑之先生多革夙弊中貴人尤側目德壽宮方鑿石池以水

銀浮金龜魚于上上皇指以示上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上怒曰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先生知之力求去已而復出發運均輸之旨嘆曰吾不可留乃力爭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以揀馬過平江先生簡其禮玉歸復譖之遂以平江米綱有欸貶秩先生力請祠自是臥家不起尋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三年卒又七十三年賜謚文定先生于學博綜諸家其知福州也延致李延平講道甫至而卒其骨鯁極似橫浦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而未嘗佞佛粹然爲醇儒高孝二宗皆知之而卒不能竟其用爲可惜學者稱爲玉山先生有文集五十卷雲濠案先生文多散佚四庫重輯爲二十四卷

玉山文集

君子不願乎外是以不怨天盡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又何尤惟行法以俟命推誠以待物答徐漢英

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義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示諸掌乎季札觀韶箾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與汪叔嘉

天下之事常傷于鋭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慤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

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出于銳氣非出于誠心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交友間苟見其過猶爲掩覆保全諫之于密況君臣乎答徐仰止

文潛性論爲謂善惡混固非然彼蓋質之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曷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答葉南美

天下之禍有養成者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此激成者也爲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伊川

嘗曰中則正矣正或未必中也世嘗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中而謂之不正 答梁子輔

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終不相妨 與方叔與

示喻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然方其未至雖欲便造平易而勢有未能 與朱元晦

陰陽隔屏理有常數修庶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求多福弭禍于未形起福于將來 與程尚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為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為

緒餘土苴迄之放棄典刑闊略世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豈道果如是乎讀榮陽公書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玉山文集二十九條今移二條爲家學立傳下後又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又一條移入案語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蜀學略二條又一條分作兩條移入高平濂溪學案各一條

附錄

呂東萊與端明書曰侍郎丈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

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茍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

朱子祭之曰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爲德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魏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

玉山學侶

呂先生大同 別見紫微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 父善應

趙汝愚字子直宗室楚恭憲王七世孫居餘干縣父善應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篤行聞于世先生早有大志每

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轉著作郎知信州台州除江西運判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奏撤內侍陳源總戎之任自是內侍不復兼兵職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分羌勢以弭邊患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上以貴妃黃氏斃薨得疑疾不朝重華宮先生往復規諫帝后皆悟乃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先生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宗室不爲執政詆先生植黨沽名臺諫陰附疏入不報上爲黜義端補

郡未幾遷知樞密院事五年孝宗崩先生以上有疾乞太皇太后垂簾且請攝行祭禮又以國本係乎嘉王奏正儲位以安人心御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懼佯仆于庭密爲去計先生與徐子宜葉水心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憲聖乃命皇子卽位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先生兼權參知政事先生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乃以特進爲樞密使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與彭忠肅皆以言去侂胄勢益張引其黨謀擯先生指當時賢者姓名爲先生之黨上意不能無疑于是陳止齋吳畏齋劉後溪各先後斥退而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先生以同姓謀危社稷遂罷右相除

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寢出守之命博士楊敬仲太
府丞呂子約亦以爲言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伏闕訴先生之
忠侂胄忌先生益甚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御史胡
紘連疏妄劾責永州安置先生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
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鍪所
窘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先生學務有用常以司馬溫公富鄭公
韓魏公范文正公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南軒朱晦翁
呂子約汪玉山王梅溪胡澹庵李巽巖林艾軒之言欲次第行
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
奏議三百卷先生旣沒黨禁寖解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
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

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于朱張行輩相等大愚已後之玉山以至艾軒其年皆長于朱張先生于玉山里居爲近雖難斷爲汪氏弟子列爲學侶可也又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趙忠定公家登學案者四世六人先生四子及孫必愿見本卷其一人則先生曾孫良淳也見雙峯學案

附錄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子直庶幾善道而于事物似未盡諳如陸務觀疏放封駁豈爲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辭翰儁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棄瑕使過亦何妨公與子直厚胡不語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

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忠定同調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

陳峴字壽南溫之平陽人以祖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辭科賜第歷遷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先生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最聞以祕郎召累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卒贈宣奉大夫開禧初韓侂胄將啟兵端欲用其親吏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

時先生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躐遷遙郡者先生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駮死獄事劾之以免士論高之著有東齋集三十卷 參真西山集

玉山家學 劉楊三傳

汪先生伯時

汪伯時玉山子其在官也玉山與之書云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居之以寬庶幾久而無愧又云韓忠憲公家書曰笞畀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八子貴盛其報也今豈求干福但求免禍用刑尤宜哀矜

尙書汪先生逵

汪逵字季路玉山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胄用事斥僞學善類皆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眞僞所逐多名士先生入劄子辯之德秀以先生爲妄言幷斥之閒居七年參政李壁力言于朝嘉定初召爲太常卿遷至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爲玉山次子樓攻媿題其所藏高宗宸翰言其能繼世科恪守家法博學多識綽有父風

玉山門人

文節尤遂初先生袤別見龜山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章頴字茂獻新喻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先生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濂溪祠以平宜章寇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即召對者自先生始累遷左司諫時右相葛邲當國先生論邲不足任大事從官議欲超除先生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寧宗立韓侂胄用事先生以侍御史兼侍講論趙汝愚無罪其去御史劾先生阿黨罷先生家居久之侂胄誅累遷禮部尚書考訂甲寅龍飛誕筆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先生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黨論方興朱子遺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揑其事者怒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

鄂贈光祿大夫諡文肅參史傳

附錄

張南軒答先生書曰汪端明以正大二字奉告此意固美然要須有下手處宏毅乃學者下手處也學者用功常患于偏宏則懼夫肆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功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功

縣令張先生杰

張杰字孟遠衢州人也大父澄從韓蘄王討閩死王事先生明儁閎達才氣橫厲嘗遊張魏公之門魏公奇之乾淳閒遍與張朱呂三公交而師事者爲玉山以上書見忤于趙衛公知安吉大水錮民租太守不可先生力與之抗太守上章求避先生亦

請祠終身不出亦不媿師門者也觀東萊所以稱先生其人大

類同甫一流

司直趙先生焯

趙焯字景昭開封人也東萊介之以見玉山曰新太平州司戶

趙焯舊與從遊有志于正學練達世故于輩流中不易得願一

聽謦欬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亦季路同年也先生復師事

玉山最與張杰善官司直

忠惠鄭先生僑附從父厚樵

鄭僑字惠叔莆田人也從父日厚日樵世所稱溪東溪西二先

生者也溪東西兄弟以稽古之學傳其家而先生又壻于玉山

之門故其踐履醇如也乾道五年進士第一高宗崩孝宗在衰

壽宮欲行終喪之禮羣臣表請還內先生疏爭之曰喪不離次禮也孝宗爲之泣下使金以其主有疾欲令于閤門投進國書先生以敵國禮爭之訖得成禮累官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朱子之罷四入劄留之不報黨禁起高似孫作右道學圖以先生爲巨首謂其庇之也出知福州陛辭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說者以爲侂冑始于錮道學終于用兵先生兩言盡其生平以觀文殿學士卒贈太師謚忠惠

趙氏家學

安撫趙先生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忠定長子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

此越三年復以進士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對第一人者邪忠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忠定既貶卒先生闔門自處後復忠定官升先生爲籍田令先生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之意復引陳了翁論司馬溫公呂申公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辨其誣蔑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明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幷謂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累遷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因毀雨上封事勉聖學以廣聰明敎儲貳以固根本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請外知江州疏鐲和糴以紓民困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畢積追及子孫亟請以新

劵一償舊劵二詔從其議遷轉運判官兼帥漕司事初忠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寖移為他用先生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並收鞠棄兒更定社倉利弊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減平賦稅嚴民夷交通之禁條上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先生天性篤孝父歿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都監而後累世以孝行聞時人難之參史傳

朝請趙節齋先生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號節齋忠定子由承務郎爲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終朝散大夫先生自少聰穎年十六謁朱文公于考亭文公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修己治人之法不出此書

後忠定歸臥里門又授以通鑑曰讀是可以見古今興壞存亡之故先生天才逸發落筆娓娓動人而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先生衣被父師之教自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眞西山銘其墓稱先生勁氣直節實似忠定儗諸忠宣昆季各得文正之一體著有稽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等書參眞西山集

機幕趙先生崇模

趙崇模者忠定子也劉後溪帥荆襄辟爲機幕時亦辟趙師劭之弟先生以師劭官藥局時請斬忠定以謝天下義不與其子弟接草箋辭謝後溪遽勒回師劭之弟

京幕趙先生崇實

趙崇實者忠定少子也誠樸出于天性遊京幕爲元賓有聲早卒

直閣趙先生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忠定孫安撫子勉齋之徒也初以恩補承務郎登進士知崇安縣修學政鄉選善士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居父喪從學于勉齋服除知全州訪立周濂溪後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建陳了翁祠政教兼舉累遷至戶部侍郎同詳定敕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權戶部尚書抗言全蜀遺燼靡有孑遺君臣動色太平自賀又以言忤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冗

意武備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凡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先生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早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士之言淵源有自故所立卓然可稱參史傳

知州趙先生㫐淳別見雙峯學案

陳氏家學

清惠陳先生昉

陳昉字叔方宜奉峴之子以父任知浦城縣盜起鄰郡先生措置得宜迄不犯境繼而老弱阻饑極力賑救境內以安眞西山薦之朝與劉克莊等號端平八士遷司農丞累權吏部侍郎丐去知福州重士愛民威惠兼至獨宿逋卻例冊去郡之日將庾充牣閩人論㫐牧必以先生爲首召爲工部侍郎景定初知建

寧府屬邑產禾一本四十餘穗人以爲善政所感除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謚清惠參溫州舊志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鄭氏家學劉楊四傳

直閣鄭先生寅

鄭寅字子敬忠惠子也累官知吉州召對以言濟王寃狀忤權臣黜端平初召爲左司郎兼權樞密副都承旨首請爲濟王立廟又力陳三邊無備宿患未除正紀綱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兵以張國勢出知漳州進直寶章閣先生博習典故得其外王父玉山之傳李燔陳宓皆重之

鄭氏門人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終

艾軒學案表

林光朝　陸子正門人　和靖震澤再傳　伊川三傳　安定濂溪涑水百源四傳
—林亦之—陳藻—林希逸
—劉夙—子彌正　劉翼
　　　　孫克莊—洪天錫　邱葵別見北溪學案
　　　　孫克遜
—劉朔—子彌邵　孟淵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子起晦　孟溪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士楚

黃鍔

林阿盟

黃叔盟

魏幾

陳俊卿 別見武夷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方翥 別見震澤學案

陳昭度

黃鏞

並艾軒講友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艾軒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盛官
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
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
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
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
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逝艾軒

學案梓材案艾軒傳錄自黃氏補本棃洲原本或有之其學派則謝山修補頗詳

子正門人尹王再傳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自少聞吳中陸子正學于尹和靖因往從之由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隆興元年年五十始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與劉朔咸以名儒薦對論龍大淵曾覿罪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因不往賀樞密張說出爲廣西提點刑獄廣東荆襄茶寇爲亂先生乃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從轉運副使罷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之賊驚懼宵遁帝聞喜其儒生知兵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

年除中書舍人封還曾覿所薦謝廓然內批改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謚文節學者稱艾軒先生先生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然未嘗著書雲濠案先生著有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已涉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腳梓材案艾軒家傳一卷其從子成季所述見直齋書錄解題說者謂南渡後倡伊洛之學于東南者自先生始云

艾軒語

不亦說乎說不假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爲時

習饑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卽爲說
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
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卽不足觀此語久久乃如一泓秋水鬚眉
自見

梓材謹案以上三條蓋皆艾軒與楊次山書中語

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爲建德之國

附錄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
卽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様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

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次深也古人如此終是不
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
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欌中乃無愧千歲而上
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
姿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卻不聞道此大可惜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
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自喻有曰修水佳人白玉蘭花前何似姜容顏從來未省傷春
意猶自樓頭盡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顛頑會聞阿母語劉郎
神仙本是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詩序不出于子夏亦未必出于毛公非深

西艾軒之先生未有具此眼者補

艾軒講友

正獻陳先生俊卿別見武夷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陳西軒先生昭度

陳昭度字元矩仙遊人與林艾軒方次雲友善自號西軒子爲滕州教授以致知謹獨敎學者終長樂令補

艾軒門人尹王三傳

文介林網山先生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作龍江人）艾軒嘗講學于莆之紅泉及卒學者請先生繼其席趙忠定帥閩嘗以先生之行業上于朝未幾卒學者稱網山先生景定間贈廸功郎有集（雲濠案網山集非復原本四庫書目稱掇拾叢殘姑備插架）（梓材謹案閩書言先生師艾軒三十餘年爲學一本躬行能繼其師說趙忠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又云景定間林希逸追舉其賢賜諡文介）

著作劉先生夙

劉夙字賓之莆田人也生數歲日讀千字嘗時時習誦其所記憶者同門或戲笑曰患健忘邪答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偕其弟朔受業艾軒之門以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累官溫州教

授孔嘉人才正盛陳止齋葉水心方爲諸生先生一見即奇之召試館職策問薦舉之弊對曰此執政大臣爲恩而不知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爲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曰子爲執中乎爲子厚乎則艴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二人所不爲者時傳誦之除正字移樞密院編修兼國史院編修乞侍養不就陳良祐周操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孝宗銳意恢復內廷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曾覿龍大淵挾聲勢臨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言言輒逐隆興二年七月先生輪對奏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愼之上日天下事可言者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謂陛

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左右近習盜陛下權
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轡豈緩急欲爲自
將地乎聞德陳敏近墮馬失醫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
也上爲改容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于秋
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
朕闕失及當今急務先生又上封事曰陛下引舊賓謀政事得
如張闡王十朋可也乃與覿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能幸
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徼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
梁珂一年三受醲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卿監郎曹數
十員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
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

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不可稱親今幺麼如楊俊輩尙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闕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今徒用之以監謗豈可不畏又曰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遊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厭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畱之數日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參議不行乾道元年奉祠三年覲大淵出起先生知衢州復奏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衢州人繪像祠之會覲副賀金正旦使道衢入謁先生不內移知溫州會旱全家淡食請命雖奉母亦以素饌已而以病奉祠州人爲之出涕其歸也莆亦大旱手條捄

荒十餘事行之得以不饑孝宗之志恢復也士無不以此說進雖朱子亦言之嘗過先生于李侍郎浩座上先生弗是也侍郎亦如先生意他日朱子謂人曰吾乃爲賓之德遠夾攻南軒張子尢重先生曰王龜齡弗逮也先生兄弟並以名德重于朝顧皆不得大用乾道六年其弟卒年四十四先生以次年亦卒年四十八四方悲之如親戚艾軒皆爲位而哭周益公因率諸朝士哭之于其邸艾軒曰吾爲國受弔也又曰賓之愛君均于愛親憂國過于憂身古有遺直今雖其人所著有春秋解 修

附錄

乾道五年曾覿召歸過衢州守臣劉賓之諭以入城決不相見覿乃取道城外

眞西山序春秋講義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辯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會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旨略盡于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正字劉先生朔

劉朔字復之雲濠案先生名一作翔攷閩書翔字圖南福州水口人紹興十五年進易解者別一人著作

弟也天下稱爲二劉以紹興三十年進士爲溫州司戶少治易其兄謂曰春秋爲王氏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名其家溫州大饑繼以大疫先生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糜粥日有常數同僚以及富人爭效之親爲病者切脈施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或謂之曰將毋爲堂上憂曰此吾老母意也所全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乳媼飼之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尚未盡消民泣曰司戶去吾儕且死先是著作以先生迎養于溫故亦求其教授于溫既召試先生攝學事永嘉學術之盛兄弟皆與有力焉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成敗得失因言曾覿龍大淵罪狀以是不得留先生乞奉嶽祠孝宗念之猶得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

義錢而無經賦先生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大帥感其言爲并芻縣俱寬之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于門民嘗其物持錢而去縣庭常空不復知械索所在王參政之望爲帥自尊僚屬卑屈甚先生以友誼責之之望不悅也于是復請祠歸再召對虞允文實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先生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敎兵彼輒呵問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敵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于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敵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此所謂決天下于一

擲者也上竦然除正字時朝列之以持重觀釁爲詞者惟先生兄弟既而允文卒無功先生又言歸附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以疾求福建參議行至信安卒自先生去温其兄復守温惠政相埒温人念念不置每見莆人輒問二劉公安否聞其相繼卒也哭之失聲先生與其兄齊名著作挺特不肯輕以聲色假人先生稍濟以和易至于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分而薄勢利盡言于朝盡心于官公是非勵廉隅則所同也嘗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又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儆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孤夕篝燈共語嘗聞鐘聲未已其卒也家無留貲所著有春秋紀年圖著作三子其著者曰彌正彌邵正字三子其著

者曰起晦修

附錄

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及曾龍罪惡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

侍講陳先生士楚

陳士楚字英仲莆田人早從林艾軒遊乾道中登第淳熙末召爲國子監簿光宗立除司封郎兼嘉王府直講遷軍器少監出使江東寧宗朝歷起居舍人明年除侍講嘗講周書無逸篇喻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之意上嘉納之未幾卒補

縣丞黃先生嶴

黃嶴字季野艾軒門人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劉朔林亦之

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夭竟止懷安縣丞修

林先生阿盟

陳先生叔盟合傳

林阿盟字載德福清人與同邑陳叔盟並遊艾軒之門閩人謂之二盟阿盟問六經根源無所入而欲投江艾軒稱之爲漁盟中廖㝢叔盟少從于紅泉出揖客面容頳然艾軒曰心不負人面無頳容叔盟悟而自力遂以行義名參福清儒林傳

魏先生幾

魏幾字天隨福清人受學艾軒以克己復禮問答曰五湖明月因以穎悟賦丹霞夾明月有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郎目之同上

西軒門人

縣尉黃定齋先生鏞

黃鏞（雲濠案鏞一作鐘）字器之興化人號定齋從陳昭度遊乾道中登第待次德化尉講學授徒里人服其敎調漳州錄事參軍先生喜著述有周禮集解荀楊續註杜詩註釋史要諸書（補）

網山門人（尹王四傳）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陳藻字元潔號樂軒居福淸之橫塘初網山師艾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于此矣而以樂軒自扁此固先生所聞于師者與著有論語解（雲濠案先生尙有樂軒集八卷論語解佚）

梓材謹案福州府志言先生家貧篤學不求人知課妻子耕織務本師林網山得艾軒經學之傳一時學者多從之遊既卒門人林希逸請于朝贈廸功郎謚文達

附錄

後村劉氏作三先生祠堂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艾軒之門者眾矣然數十年更相推讓卒以傷邑二士綬艾軒之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邪

雲濠謹案三先生謂艾軒網山樂軒也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退之送文暢序先師樂軒云退之只是說得亦未必盡知之 補

又曰虞翻以坤艮爲虎馬融以兌爲虎郭璞以兌艮爲虎坤爲虎坤交乾也艮爲虎寅位也天文尾爲虎艮也兌爲虎參伐之

大也龍德所衡爲虎亦兌也易之取象果如是乎獨樂軒以理言象八卦之外不喜穿鑿曰乾爲馬坤爲牛而牝馬地類坤彖辭也論易象者當以爲法補

又序樂軒詩筌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庵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于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翁最爲高弟最先夭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蚤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傑裂斯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己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

軒雖得壽後絅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爲常人矣且面背譏笑不小其文旣不適時閒出語又驚世駭俗至于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于宗伯而祠之或譽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鳥乎長曰奚短哉鳥乎學曰奚道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賾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詩鄙里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斂見乎鬼神兄老而弟佛撓撓浮游至死不厭道耶非耶予亦不知也客魁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壟文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

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攷之柰何乎噫

著作家學

侍郎劉退翁先生彌正

劉彌正字退翁著作夙之長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爲學貧不能得膏火旁媼夜績有光射牖輒攜書就之以進士入官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纖悉除民疾痛關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知臨川縣太守責畸零之稅先生以爲干法不當徵不奉行也太守械其胥而延訴之先生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稅不可得入爲太常寺簿累遷寺丞時方啟邊釁使先生行兩淮議用鐵錢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宰相怒不聽已而果敗先生言今金頹兵要我復和急之則權

在人矣綏敵莫難于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需而宮掖之奉吏胥之廩食悉加裁損使國用未甚屈則金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陳自强惡其不附己時方以軍敗復議和欲陷之死地乃以為賀金國生辰使議和未定詔使者留潤州以俟傳言金且復犯淮于是通泰提舉鹽運官皆逃乃即京口用先生為淮東提舉亦自强困之也先生曰鹽在北而移司于南即金不至亦剽奪盡矣遂渡江貸亭戶積舟相接數千里責之而鹽運之利得如故乃為淮東諸城具樓櫓儲粟麥而真州以北漸安集明年即用為運判議和亦定以運司留錢護使者往來至再又以先生為接送伴留遣使召入朝累遷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出為兩浙運判遷運副自渡江後帥

清二司爲應辦官日不暇給先生一清如水無敢以私相干者內臣往來不與相見又入朝累遷起居舍人遂爲吏部侍郎甫一月以病乞身朝議方向用之不許然竟卒自先生二父以盛名不竟其施先生兄弟世其家學稍睎遁顯者惟先生而亦未究其用君子惜之補

祖望謹案退翁定朱子諡

劉習靜先生彌邵

劉彌邵字壽翁夙之子中歲棄科舉務向上事業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弁學俸卻之郡守楊楝卽學創尊德堂以處先生僅一至後楝使本道又論薦于朝未報卒有易象漢考讀書日記諸書學者稱習靜先生補

著作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正字家學

正字劉先生起晦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朔之子登第應貴溪令召爲祕書省正字蔚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其父云 補

正字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槃軒門人 尹王五傳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福清人端平進士淳祐中遷祕省正字

景定中官司農少卿兼中書舍人有康齋集易義春秋傳考工記解雲濠案康齋前集六十卷易義春秋傳俱佚唯續集三十卷考工記解二卷行世

康齋學記補

和靖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乃引莊子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和靖語自正莊子意又別

和靖嘗以易傳序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如太洩露天機問于伊川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人猶不解愈因此語深知和靖質實之意使和靖在今日見字義語錄編類諸書又不知如何太息也雖然天機正何曾漏洩得

馮忠恕嘗問于和靖曰某父晚年不信陰陽拘忌之說更不擇日亦無辟忌恐是伊川家風和靖曰不須異人之所畏不得不

畏從俗何害此更見和靖質實不自異處

祖望謹案此說雖是然卻敎人沈溺術數之學

和靖曰伊川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語甚有益于後學亦有論伊川于滎陽者滎陽曰何不談他好處意與此同

和靖曰孟子論仲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極本之言以小信大只是啟詐偽之端今人正有此弊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廣齋學記十二條今移爲艾軒附錄一條樂軒附錄二條又移入震澤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劉先生翼

劉翼字躔文福唐人與廣齋同登樂軒之門著有心遊摘稿從

退翁家學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劉克莊字潛夫彌正子官至工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諡文定補

梓材謹案先生嘗受業于真西山萬姓統譜載先生生有異質日誦萬言為文援筆立就真西山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進之著有後村文集名大全集

知州劉先生克遜

劉克遜字無競彌正子以父任入官知潮州初銀貢未昂每丁賦錢五百後以買昂加至四倍下令蠲之曰以此得罪無恨也終于知泉州清貧有守工詩為水心南塘所稱許補

後村門人尹王六傳

文毅洪陽巖先生天錫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先生料正爲多丁內艱免喪調潮州司理改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通判建寧府擢諸司料院拜監察御史至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天雨土先生以其異爲衆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爲民害者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宦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先生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先生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

以擅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廬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王威者皆先生之力也而先生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起知潭州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遷廣東轉運判官召爲祕書監兼侍讀以聵辭予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聞監察御史張材劾罷之少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潭州皆力辭又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召爲刑部尚書不起屢

進華文閣直學士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先生言動有準繩居官淸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曆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誌劉後村墓自稱門人又爲後村謚議稱先師則先生後村弟子也

陽巖門人 尹王七傳

隱君邱釣磯先生葵 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終